
欧洲哲学史上的 先验论和人性论批判

(论文集)

欧洲哲学史上的 先验论和人性论批判

(论文集)

汝 信、叶秀山、傅乐安、王树人著

人 民 出 版 社

欧洲哲学史上的
先验论和人性论批判
(论文集)

汝 信、叶秀山、傅乐安、王树人著

*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22,000字
1974年4月第1版 197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50,000

书号 2001·138 定价 0.42元

前 言

毛主席指示我们：要读几本哲学史，包括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对于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整风，学会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具有巨大的意义。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和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一贯从历史上剥削阶级反动哲学的垃圾堆中寻找破烂武器，用来作为他们向党进攻的罪恶工具。他们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大搞反革命修正主义，丧心病狂地大肆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天才论，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贩卖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他们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肆无忌惮地乞助于谣言和诡辩。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都是为他们篡党窃国的罪恶阴谋活动制造反革命舆论的。象刘少奇叛徒集团一样，林彪反党集团所鼓吹的反动哲学，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只是历史上剥削阶级的反动唯心主义哲学的陈词滥调。因此，为了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种种反动谬论，揭露其极右的本质，肃清其一切流毒，就有必要从哲学史上去挖一下老根，弄清它们和历史上的反动哲学派别的血缘关系，这样就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林彪、陈伯达一伙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反革命真面目。

我们在批林整风的学习中，试图探溯林彪反党集团所贩卖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天才论、人性论、诡辩论等反动谬论在欧洲哲学史上的若干黑根子，写了一些批判文章。由于我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很不够，路线斗争觉悟不高，水平很低，文章中可能会有不少错误和缺点，希望读者们批评和指正。

著 者

目 录

柏拉图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批判	汝 信(1)
托马斯主义的神学先验论批判	傅乐安(23)
康德的先验唯心论批判	王树人(40)
批判康德的“天才”论	叶秀山(77)
欧洲近代哲学史上的资产阶级人性论	叶秀山(92)
现代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一个黑标本	汝 信(130)
——批判存在主义者的人性论	
古希腊智者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诡辩论	叶秀山(150)

柏拉图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批判

汝 信

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是欧洲哲学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还在人类哲学思维刚刚诞生的古希腊时期，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就尖锐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迫使哲学家们对它作出回答。

大家知道，在古希腊哲学史中始终贯串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激烈斗争，而关于人的知识的起源和性质的问题也是斗争的焦点之一。列宁指出，德谟克利特路线和柏拉图路线是古希腊哲学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派别、两条截然对立的路线^①。德谟克利特是古代唯物论的反映论的最卓越的代表，而柏拉图作为古希腊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则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竭力鼓吹者。

恩格斯曾经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②在德谟克利特路线和柏拉图路线的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后两千多年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斗争的原始形式，而在柏拉图所建立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也确实包含着以后各种更为发展了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观点的胚胎和萌芽。为了弄清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历史渊源，进一步揭露它的反动实质，有必要对柏拉图的先验论作一番考察。

① 参阅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86页。

唯心主义的理念论是 柏拉图认识论的基础

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认识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认识论中的两条路线归根到底也取决于对这个基本问题的解答。如果说，在哲学世界观上，问题归结为承认精神第一性还是物质第一性，那末在认识论中，这个问题就表现为究竟什么是认识的对象和源泉：是精神呢，还是物质世界？对于这个问题，柏拉图作了纯粹是唯心主义的回答。

大家知道，古希腊唯物主义者以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坚持从物质世界本身去解释世界。他们从来都把客观物质世界当作认识的对象，力图探究世界的物质本原。他们肯定人的认识来源于客观世界，并且以素朴的、幼稚的方式表述了把认识当作客观世界的反映的看法。他们主张的是原始的唯物论的反映论。

与唯物主义者相反，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不是到物质世界本身中去寻找它的原因，而把物质世界以外的某种超自然的、非物质的力量作为世界的精神本原。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原始的宗教神秘主义结合在一起，宣扬神创世界，主张神所支配下的自然界的合目的性。在他们看来，认识的主要任务不是去认识客观物质世界，而是去探究世界的精神本原及其合目的性。柏拉图继承和发展了这种反科学的宗教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但加以进一步的精工炮制，赋予它更精致的形式，使之带有更浓厚的哲学色彩以掩盖其赤裸裸的宗教神秘主义的本质，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这就是唯心主义的理念论，它是柏拉图的整个哲学体系的

核心，他的认识论也是以理念论为基础的。

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的理念论，直接来自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从个别事物寻求一般定义的方法。在柏拉图早期所写的对话中，大概《欧底弗隆篇》是第一次在柏拉图的专门意义上使用“理念”这个概念的^①。在那篇对话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和欧底弗隆讨论什么是虔敬的问题，苏格拉底感兴趣的并不是列举虔敬的二三个例子，而是要求解释使一切虔敬的东西之所以成为虔敬的那个“理念”本身，要求弄清那个“理念”的本质，以便确立一个标准去衡量什么行动是虔敬的、什么行动是不敬的^②。在另一篇早期著作《大希庇阿斯篇》中，讨论什么是美的问题，诡辩家希庇阿斯分辨不清“美是什么”和“什么东西是美的”这两个问题的区别，列举了一些美的事物，而苏格拉底所要探究的却是使那些事物成为美的那个“美本身”^③。在这些早期著作里，柏拉图的理念论已经初具雏形，他的基本思想就是把一般和个别割裂开，把一般当作独立的存在，并加以绝对化。照他说来，一切行动由于符合了虔敬的“理念”才成为虔敬的行动，一切事物也是由于“美本身”才成为美的事物，“这美本身，加到任何一事物上面，就使那件事物成其为美，不管它是一块石头，一块木头，一个人，一个神，一个动作，还是一门学问”^④。因此，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完全被柏拉图弄颠倒了，无论在时间上或逻辑上，都是“理念”在先，一般先于个别。柏拉图的整个唯心主义的理念论学说就是这种思想的进一步恶性发展。

柏拉图在他创作活动的中期，即所谓思想成熟时期所写的对

① 参阅罗斯，《柏拉图的理念论》英文版，第12页。

② 参阅柏拉图，《欧底弗隆篇》，6 d-e。

③ 参阅柏拉图，《大希庇阿斯篇》。

④ 同上书，292 d。

话中,建立了自己完整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充分发挥了他的理念论。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道:“一方面我们说有多个的东西存在,并且说这些东西是美的,是善的等等。”“另一方面,我们又说有一个美本身,善本身等等,相应于每一组这些多个的东西,我们都假定一个单一的理念,假定它是一个统一体而称它为真正的实在。”又说:“作为多个的东西,是我们所能看见的,而不是思想的对象,但是理念则只能是思想的对象,是不能被看见的。”^①那末,在个别事物和它们的理念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柏拉图挖空心思地作了种种荒谬的解释,有时他把个别事物说成是对理念的“摹仿”,例如木匠制造的床就是对床的理念的摹仿,有时他又提出所谓“分有”说,硬说什么个别事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分有”了理念,比如说,一个东西之所以是美的,就是因为它“分有”了美的理念^②。柏拉图之所以要炮制这一套唯心主义的理念论,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宣扬精神第一性,妄图否定客观物质世界的真实存在。在他看来,有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一方面存在着一个感性的物质的世界,而另一方面则存在着一个思想的、非物质的理念世界,而物质世界却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苍白的影子或模糊的映象。只有理念才是唯一真正的实在,它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的存在,而感性世界的一切却是变化无常、转瞬即逝的,它们不是真实的存在,而只是虚假的幻影。物质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有它的理念,理念就是这种事物的原型或理想,也就是这种事物所力求达到的目的。理念是真正完美的,它无限地高于感性事物,正如原本高于摹本一样。显然,这是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

应该指出,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和主张神创世界的宗教神秘主

① 《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78—179页。

② 柏拉图:《斐多篇》,100a。

义学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在《蒂迈欧篇》里，他通过一个毕达哥拉斯派的天文学家蒂迈欧来叙述他的宇宙生成论，用神话的形式虚构了一个荒诞不经的神创世界的故事。他断言，整个世界不是永远存在而没有开始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因为世界既然是可以感觉的，所以就不能是永恒的，而必然是被神所创造出来的。神是怎样创造世界的呢？按照柏拉图的说法，是以理念作为模型来进行创造的，“如果这个世界是美的，而它的创造主是好的，显然创造主就得要注视那永恒不变的东西，把这种东西当作模型”^①。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又明目张胆地声称，理念也是神所创造的，他以床为例，说什么“床不是有三种吗？第一种是在自然中本有的，我想无妨说是神制造的，因为没有旁人能制造它；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第三种是画家制造的”，又说：“就神那方面说，或是由于他自己的意志，或是由于某种必需，他只制造一个本然的床，就是‘床之所以为床’那个理念，也就是床的真实体”^②。柏拉图公然抬出了神，这最清楚地说明，柏拉图的理念论实质上只是披上哲学外衣的神学。唯心主义和宗教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子，唯心主义哲学往往成为宗教神学的御用工具，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在宗教统治的中世纪欧洲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决不是偶然的。

列宁在批判唯心主义时曾经指出：“原始的唯心主义认为：一般（概念、观念）是单个的存在物。这看来是野蛮的、骇人听闻的（确切些说，幼稚的）、荒谬的。”又指出：“人类认识的二重化和唯心主义（=宗教）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于最初的、最简单的抽象中——一般的‘房屋’和个别的房屋”^③。柏拉图的所谓理念，实际上只不过是

①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08页。

② 柏拉图：《理想国》，597—598。

③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420—421页。

一种最简单的思维抽象，即一般概念，但却被他人人为地同感性的个别事物割裂开和对立起来，变成了脱离个别事物而独立的单个存在物。在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正是列宁所说的这种野蛮的、骇人听闻的、荒谬的唯心主义理论的倡导者。

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是矛盾的两方面，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辩证的联系，在客观事物中它们也总是紧密地互相结合在一起的。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示说：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就拿房屋来说吧，客观世界上存在着的总是具体的、个别的房屋，北京的四合院，天津的楼房，如此等等，房屋的概念正是无数具体的、个别的房屋的一种思维抽象，如果不存在具体的、个别的房屋，哪里还有什么一般的“房屋”或房屋的理念可说呢？或者再拿柏拉图喜欢谈论的美的观念（即所谓美的理念）来说，它本来是不可能脱离现实世界的具体的美的事物而独立存在的，而只能是审美的主体对各种复杂的美的现象进行抽象概括的结果。美的观念的形成是受复杂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它本身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现象，离开各种美的事物而独立存在的抽象的绝对永恒不变的美的观念是从来也没有的。列宁说得好：“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① 柏拉图完全不理解一般与个别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他的谬误正在于把一般说成是脱离个别的独立存在，并且把它神化为绝对，使它僵化为永恒不变的东西。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不仅是彻头彻尾唯心主义的捏造，而且也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虚构。

但是，更加荒谬的是，柏拉图把理念世界说成是物质感性世界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409页。

的原型，因此理念不仅成为脱离个别事物的单个的存在物，而且成为个别事物的真正的来源。物质和精神之间的真实关系完全被他颠倒过来了，抽象的思想概念不是来自对物质世界事物的概括，却反而变成了物质世界的创造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露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结构的秘密时曾经指出，“他完成了一个奇迹：他从‘一般果实’这个非现实的、理智的本质造出了现实的自然的实物——苹果、梨等等”^①。他们把这种唯心主义的诡辩形象化地称之为“儿子生出母亲，精神产生自然界”。这些话也同样适用于柏拉图。与黑格尔哲学相比，柏拉图的理念论当然要原始和粗糙得多，但在本质上他们都是在玩弄儿子生出母亲这种唯心主义的戏法，在坚持精神先于自然界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

柏拉图的全部认识论就是建立在这种荒谬的唯心主义理念论的基础上。既然在他心目中只有所谓理念世界才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的实在，而物质世界只不过是变化无常的幻影，那末，不言而喻，认识的真正的对象也只能是理念世界了。因此，在柏拉图的认识论中根本取消了如何认识或反映人们周围的客观物质世界的问题。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在认识论方面的基本立场：站在反动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这一边，猖狂地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

柏拉图的认识论是 彻头彻尾唯心论的先验论

从唯心主义的理念论出发，柏拉图提出了他的认识论学说。他否认人的认识是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否认实践是认识的唯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74—75页。

来源，顽固地坚持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柏拉图的认识论是彻头彻尾唯心论的先验论。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人的认识有两种，一种是对理念世界的认识，只有这种认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另一种是对感性物质世界的认识，这种认识只能称为“意见”。他断言：“凡是由人的理性推理所认识的东西总是真实的，永远不变的，而凡是意见和非理性的感觉的对象总是变化不居的、不真实的。”^①用他的形而上学的眼光看来，感性世界处于不断变化的流动状态，因此对于感性世界的认识也是变动的、不可靠的；只有理念世界才是永恒不变的唯一的实在，因此也只有对于理念世界的认识，才能称得上“真理”，因为柏拉图的所谓“真理”也正是一种至高无上、永恒不变、无始无终、不增不减的东西。柏拉图断言：如果一个人只认识个别事物而不认识理念本身，或者别人企图引导他去认识理念，而他还是不能跟着走，那末这个人就是在做梦，他没有知识，而只有意见，因为他把实在的基本看成就是实在本身。如果一个人既能认识到理念的存在，又能区别理念本身和“分有”理念的个别事物，那末他就是清醒的，并且具有真正的知识^②。

在《理想国》第七卷里，柏拉图曾经用了一个著名的寓言（即所谓“洞喻”）去说明这两种不同的认识。他把在感性物质世界中生活的人们比作一群关在地下洞穴里的囚犯，他们戴着枷锁只能朝一个方向看，背后燃烧着一堆火，面前是一座墙。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借火光投射到对面墙上的各种奇异古怪的影象。他们惯于把这些影象看成真正的实在，而对于造成这些影象的东西却毫无所知。最后有一个人逃出了洞穴，来到了光天化日之下，才看到真理的太

①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07页。

② 参阅柏拉图：《理想国》，476c—476d。

阳,恍然大悟原来过去所见到的影象并不是真正的实在,而只是一些幻影^①。柏拉图就是用这样荒唐无稽的比喻来贬低对于感性物质世界的认识,在他看来,不能把物质世界作为认识的对象,真正的知识不是来自物质世界,而只能来自虚无缥缈的所谓理念世界。

柏拉图硬说,认识的泉源不是客观物质世界,而是理念世界,无论是认识对象或是认识能力都源自最高的理念,即所谓“善的理念”。在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体系中,所谓“善的理念”实际上扮演着神秘莫测的一切事物的创造主的角色。请看柏拉图的信口乱吹:“这个给予认识的对象以真理并给予认识的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就是善的理念。它乃是知识和真理的原因……太阳不仅使我们看见的事物成为可见事物,并且还使它们产生,成长,并且得到营养,但是太阳自己却不是被产生的,同样,你也可以说,知识的对象不仅从‘善’得到它们的可知性,并且从善得到它们自己的存在和实在性,但是‘善’自己却不是存在,而是超乎存在之上,比存在更尊严更有威力的东西。”^②所谓“善的理念”究竟是什么东西,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但不管怎样,它实质上只能是加以哲学伪装的宗教的神的别名而已。“善的理念”高高在上,处于超越尘世的理念世界的顶端,一切认识都统统来源于“善的理念”,也就是说认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就使柏拉图的认识论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成为替宗教神学作论证的反动工具。

那末,怎样才能认识理念世界,得到所谓“知识”呢?在柏拉图看来,这只能借助于思想,而绝对不能借助于感觉,因为理念只是思想的对象,是不能被感知的。他根本否认感性认识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否认感觉是知识的来源,片面地夸大理性的作

① 参阅柏拉图,《理想国》, 514—517。

② 同上书, 508e—509b。

用,把理性说成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泉源。据他讲,在认识过程中,“人的理性决不引用任何感性事物,而只引用理念,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并且归结到理念”^①。他不仅形而上学地把感觉和理性完全割裂开,而且极力贬抑感性知觉,甚至荒谬地认为,人们要认识真理和得到知识,首先必须要抛弃一切物质的、感性的东西,完全从经验世界中超脱出来。按他的说法,在认识过程中起作用的是所谓灵魂,而不是肉体。他胡说什么当灵魂使用身体作为一种知觉工具、也就是使用视觉、听觉或其他感官的时候,灵魂就会迷惘而混乱,就象一个醉汉一样,只有当灵魂解脱了“肉体的愚蠢”之后,返回于其自身之中而进行思索的时候,它才能保持自身的纯洁,而观照那永恒的理念世界。他推崇所谓灵魂、鄙视肉体的观点,竟使他作出了这样荒唐透顶的结论:“如果我们要有关于任何事物的纯粹的知识,我们就必须摆脱肉体……灵魂若是和肉体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可能有纯粹的知识;知识如果真能获得的话,也必须是在死后才能获得。”^②可见他的先验论已经达到何等荒谬的地步!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反映论认为,人的认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离开了客观物质世界,离开了人在物质世界中的实践活动,就根本谈不到什么认识。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一光辉著作中教导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主席的这一指示,精辟地、科学地概括了认识论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象柏拉图那样顽固地否认

① 柏拉图:《理想国》,511。

② 柏拉图:《斐多篇》,66。

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坚持人的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上，柏拉图的观点也是和唯物论的反映论完全对立的。根据唯物论的反映论，人的认识过程是从感性经验开始的，然后由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在这两个认识阶段之间存在着辩证的联系。“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①因此，理性认识是不能脱离感性经验的，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那就必然会堕入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泥坑中去。毛主席说：“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②柏拉图完全抹杀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的辩证联系，把它们形而上学地割裂开和对立起来，根本否认人的认识开始于经验，理性认识依赖于感觉经验，因此他所谓的理性也完全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是主观自生的东西了。

柏拉图既然否认人的认识是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又抹杀后天的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那末，显而易见，他所说的知识就只可能是某种先天就有的天赋的东西了。为了论证知识是先天就有的，柏拉图提出了在西方哲学史上臭名昭彰的“回忆说”。可以说，柏拉图的这种反动理论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一个黑标本。

柏拉图的回忆说是和宗教神秘主义的灵魂不死说紧密相联的。古希腊的灵魂不死说是一种原始的宗教迷信，它宣扬类似“轮

① 《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26页。

② 同上书，第18页。